

# “蝗虫大军”暂时不来了，这些乌龙与真相仍要警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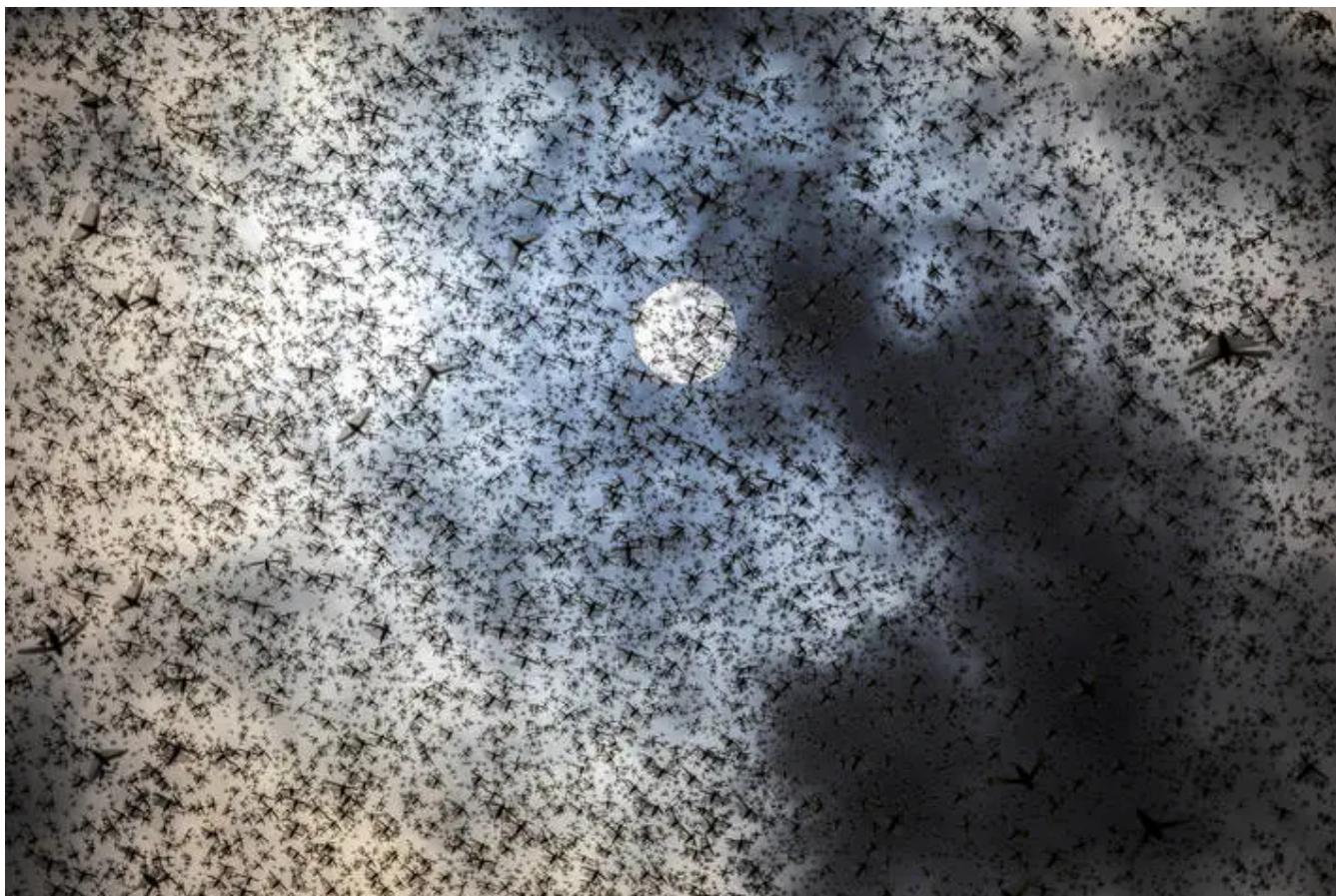
南方周末 1 week ago

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千篇一绿 Author 杨凯奇



**千篇一绿**

著文千篇，皆为一绿。南方周末绿色新闻，关切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水、空气和食...



▲ 肯尼亚的沙漠蝗虫群（FAO/图）

全文共**4024**字，阅读大约需要**10**分钟。

网友混淆了东非蝗灾和印巴蝗灾。

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回复南方周末记者，印巴蝗灾暂不会影响中国。

沙漠蝗对于中国的威胁仍飘忽不定，更要警惕草地贪夜蛾与沙漠蝗的复合型虫灾。

鸟类等动物治蝗办法只能适用于一小块地方。

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

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炳晨

责任编辑 | 汪韬

“4000亿只蝗虫大军”好像不来了，中国国内刚刚预热、准备腾空的“蝗灾概念股”应声而跌。

2020年2月14日，多家中国媒体发布消息称，“从非洲侵入印度、巴基斯坦”的蝗虫大军达“4000亿只”。没想到四天后，《印度时报》（TimesofIndia）报道，当前印度蝗灾已基本结束，目前仅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蝗虫聚集。

资本的狂热被浇灭，不意味着公众对于此轮虫灾的误解就已消除——混淆东非蝗灾和印巴蝗灾，期待看到鸭子吃蝗虫灭灾……更不意味着蝗虫再不会来中国了，可以放松警惕。

### 乌龙——混淆了两起蝗灾

想象一支以亿为单位的大军从天而降，在扫荡了人类起源地、“露西少女”的故乡——东非大陆后，一路北上东征，穿过北非地中海文明、阿拉伯文明，直抵两河-波斯文明的腹心地带，所过之处的农田颗粒无收。

这是怎样一幅末世景象。但印巴的蝗虫是从非洲飞过来的吗？并不是，网友混淆了这两起蝗灾。

虽然二者都是沙漠蝗，东非蝗虫群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沙漠，并早在2018年就开始大规模孵化，经过几轮快速“补员”后，从阿拉伯半岛向西，飞越红海和亚丁湾到达非洲之角。印巴蝗灾则发生于2019年夏季，持续到2020年年初，种群来源尚且未知。

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通过邮件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，目前东非的蝗虫仍处于繁殖高潮期（upsurge），尚未达到最高级别“祸患（plague）”，但可能会变成“祸患”。

即便如此，这场蝗灾仍是东非国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25年来最严重的一次，对肯尼亚和乌干达来说，则是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。据FAO2020年2月3日发布的沙漠蝗灾情况公报（第496号）显示，全球受威胁区域已有246477公顷，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可能导致东非地区的1300万民众面临粮食危机。

不过，此次东非蝗灾目前仍主要影响东非国家，正在向红海沿岸和亚洲西南部蔓延，这里的蝗虫值得关注（concern）但还没有达到繁殖高潮期（upsurge）级别。

离中国更近的印巴蝗灾，FAO负责蝗虫预警的高级官员Keith Cressman说，基本不会影响到中国，因为蝗群目前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西端，它们无法向北越过海拔高、气温过低的喜马拉雅山脉，也不能向东穿过印度北部。

FAO一直用卫星实时监测蝗灾，并能够提前6个星期向受灾国预警。据FAO判断，印巴边境沿线局势平稳，巴基斯坦国内仅旁遮普邦、开伯尔·普赫图赫瓦邦和俾路支地区的农田还有一些小蝗群活动。在印度，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尚残留少量夏季繁殖的蝗虫群，当地政府正在进行控制行动。

### 真相一 威胁还在，警惕不可放松

对于东非蝗虫，FAO发出提醒，如不及时遏制，“高潮”可能会演变成“祸患”。Keith Cressman指出，“适当的条件下，蝗虫种群每3个月可以增加20倍、6个月后增加400倍，9个月后增加8000倍，威胁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。”

对于印巴蝗灾同样不能放松警惕。害虫防治专家、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石旺鹏解释，蝗虫的寿命一般只有2个月，其一生的使命就是繁育下一代，产卵后它的生命也就接近终结了。印度蝗灾的消弭既因为政府防控生效，也与蝗虫产卵后自然死亡有关。

夏季繁殖的蝗虫群在南亚大地上已经留下数量巨大的虫卵，碰到合适的水热条件就能孵化，掀起新一轮暴发。同时，伊朗东南沿海作为印巴蝗灾可能的发源地之一，那里的沙漠蝗虫仍在继续繁殖，“孵化过程比平常早了约两个月。”FAO称。

印度对2020年夏季可能发生的第二代蝗灾严阵以待。印度农业部部长凯拉什·乔杜里向《印度时报》介绍，政府计划采购60台配备最新技术的专业喷雾器，使用直升机和无人机空中喷洒杀虫剂。

巴基斯坦政府也已经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。“巴基斯坦那边一直给我发短信，2月18日发来的消息是蝗虫还在飞。”石旺鹏说，“仍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根据我国著名昆虫学家陈家祥统计，从公元前707年到1935年的两千多年间，中国有确切记载的蝗灾约为796次。千年对抗中，中国人练就丰富的治蝗经验，但沙漠蝗虫是我们面临的全新挑战。“中国蝗灾以亚洲飞蝗、西伯利亚蝗和意大利蝗为主，国内没多少人见过这种沙漠蝗。”石旺鹏坦言。

这个潜在的敌人可能比老对手亚洲飞蝗更难对付。亚洲飞蝗不吃甘薯、土豆、麻类等作物，而沙漠蝗食性更广、繁殖速度惊人、飞行能力强、个头更大，每天的食量相当于自身重量，是一支补员速度快、单兵素质高的大军。

目前，沙漠蝗对于中国的威胁仍飘忽不定。中国正在跟踪印巴蝗灾的动向，并积极做准备。

据新京报报道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治蝗办正在监测印巴蝗灾中蝗群的飞行路线。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2月19日，国家农业部要求他和农业专家们“报几个可以设置的监测点”。

相比于路途遥远、环境艰险的“中亚-新疆”路线，云南省农业厅种植业与农业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强（化名）担心“缅甸-云南”路线成为沙漠蝗的主攻方向，因为过去曾发生过缅甸、老挝的亚洲飞蝗侵入云南的事，幸好因为防控及时没有造成大的灾情。

不过，此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，由于西藏南部和云南西部边境与尼泊尔和缅甸沙漠蝗发生区毗邻，不排除有少量蝗虫随季风迁入我国的可能，但造成危害的几率很小。

云南治蝗部门也常“御蝗于国门之外”，到缅甸、老挝协助当地人共同防控蝗灾。只是这次威胁变成了沙漠蝗，“连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为此坐下来开会，可见情况之危急”。他们判断，由于地理阻隔，沙漠蝗侵入中国的概率较小，但仍然以积极态度应对，“正在做物资和技术储备”。

石旺鹏介绍，土蝗俗称蚂蚱，一般不结群飞行，危害比飞蝗小，以控制扩散为主；飞蝗则需要起源地杀灭，避免其长大结群；对入侵的蝗虫，则要确保将其绞杀在入侵的第一站。

王强所在单位计划对境外蝗灾开展监测预警，同时与位于蝗灾可能侵入路径的缅甸、孟加拉国开展定点联系。目前，云南省农业厅已经草拟了应对沙漠蝗灾的方案，有待最后决议。





肯尼亚的沙漠蝗虫暴发。（FAO/图）

## 乌龙二 “以鸭治蝗”并非主流

新疆招引棕鸟捕食蝗虫，浙江派十万只鸭子到新疆灭蝗灾……随此次非洲蝗灾消息流传的，还有各种鸟类治蝗的故事。石旺鹏称，这些动物治蝗办法只能适用于一小块地方。

世界各地对治蝗的共识是：把蝗灾杀灭在蝗蛹（幼虫）期，阻止其成虫结群飞行。

中国本土飞蝗生长于荒滩、沙土地上，国家提倡采用的生物防治主要用微生物类、抗生素类、植物盐类来杀灭蝗虫幼虫，这种方式的环境负担更小。而入侵的飞蝗都是成虫，要直接杀死，就必须以飞机、人工相结合，大规模喷洒农药。目前，中国已有河北、山东、新疆三大治蝗专用机场。

石旺鹏了解到，FAO援助非洲所用的杀虫药主要是有机磷类、菊酯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。中国杀灭亚洲飞蝗的杀虫药成分与之相差不多，还从安全角度考虑淘汰了一些毒性较大的药。“总体而言，中国应对蝗灾的物资储备比较充足，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是可以放心的。”

更治本的策略是直接压缩蝗虫的产卵地，因为蝗虫只能在裸露的土地上产卵，植被覆盖率越高，蝗虫就越难以生长。标本兼治下，中国已经多年未发生过大规模蝗灾。

事实上，不仅中国，受此次沙漠蝗灾影响的南亚、西亚、东非诸国也很久没见过如此规模的蝗灾。巴基斯坦上一次蝗灾还得追溯到1993年，“我去过巴基斯坦作报告，那里的新一代人都没怎么经历过蝗灾。”石旺鹏说。

## 真相二 警惕草地贪夜蛾与沙漠蝗的复合型虫灾

一旦沙漠蝗真的入侵，一些原本对付亚洲飞蝗行之有效的经验要做出调整。

调整种植结构，也就是种上蝗虫不爱吃的作物曾是应对蝗灾的有效措施。中国南方原本蝗灾多发，新中国成立后将一些蝗虫易发地——尤其是几大湖区周围的水稻改成苕蓿，从而让南方蝗灾大大减少。但沙漠蝗食性较杂，如何找到该物种不爱吃的作物也是难题。

对王强来说，除了盯着眼前的沙漠蝗，还要担心2019年侵入云南的草地贪夜蛾未来与沙漠蝗形成复合型虫灾。

草地贪夜蛾也是一种可怕的害虫。这种虫子的繁殖能力和迁徙能力很强，原产于美洲大陆，自2016年在非洲被发现后，很快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，2018年8月被FAO列为“跨国界迁徙性农业重大害虫”。它食性也很杂，主要危害玉米，吃玉米叶子、玉米的芯和雌蕊。如果任其蔓延，可造成玉米减产70%—90%。

王强介绍，2019年草地贪夜蛾从与越南、老挝交界的江城哈尼族自治县侵入云南，已经形成了本地种群，还有一部分向北迁徙。2020年随着气温转凉，北方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将会南归，云南可能会遭遇继续侵入的种群、本地种群和南归种群的三面夹击，情势严峻。

## 真相三 小心气候变化引发的虫灾暴发

东非蝗灾和印巴蝗灾虽是两码事，但许多证据指出，各地虫灾的集中暴发，可能与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有关。

这次东非蝗灾的起源地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是一片“无人区”，这里过度干旱，本是难觅生物的荒土。

但2018年的两个印度洋热带气旋“梅库纳”和“鲁班”给这片沙漠带来难得的降水，沙土被浸润为沙漠蝗孵化关键期所需要的较湿润土壤。条件适宜、无人监管，9个月内沙漠蝗无拘无束地繁衍了3代，数量增长8000倍，堪称沙漠蝗的孕育“狂欢”。

FAO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在近年来的记录中，如此规模的蝗虫激增是“空前的”。

偶然中存在着必然。近3年来，印度洋的气旋频率有所增加，对沙漠蝗虫大规模滋生起到一定作用。2019年12月的另一场热带气旋引发了又一次繁殖高潮，可能会导致两代沙漠蝗的繁殖——相当于现有数量400倍的增长，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6月。

气候变化将如何改变害虫的扩散和繁殖，很难预计。“因此，尽管沙漠蝗虫是古老的威胁，但如果当前热带气旋增加的趋势持续下去，那么非洲之角将来可能会遭遇更多起蝗虫暴发。”FAO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。

《印度时报》一篇报道质疑，按照常理蝗虫应在7月—10月出现，而非冬季。专家分析，蝗虫习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印度季风季节延长和风向的改变。亦有巴基斯坦官员认为，蝗虫过去常常在孵化一段时间后转移到伊朗，但这次可能由于气温低，使它们仍盘桓在巴基斯坦。

云南2019年的暖冬和2020年的春旱，也是滋生草地贪夜蛾的“好时节”。面对灾情压力，王强分析：“干旱适合虫子繁衍。但如果雨水多了，虫害会少一点，作物病害却会多一点。”不同的气象条件，需要农业部门调整不同的措施，虫口夺粮。南



识别二维码 立即关注

▼36年专业沉淀，每年800万字深度报道▼



▲ 随时随地畅读南周经典名篇 ▲

▲ 会员专享电子报刊、精研课程 ▲